闲话铺

退休法官老石

□ 廖安生

老石，年近70岁，是一名县城退休法官。

老石是小镇里第一个考取大学的人，也是第一个分配在县人民法院工作的大学生。

老石性格耿直，做人也正直，是做法官的好料子。

起初，经常有小镇亲友因涉法涉诉来找老石，不管来者好说歹说，老石从不帮忙打听徇私。“老石像石头一样”，小镇里的人说。时间一长，也就没有人上门再找他。偶尔，回小镇老家，街坊邻居对他也不冷不热。

不仅对亲友，对上级，老石也如此。主案时，间或有领导私下问案，他也坚持原则，从不多露一句口风。

老石办案，讲证据、重事实，又能力排各种干扰，办了三十多年的案，没有一个错案，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法官。业余，老石除了读书，从未见他与同事领导聚在一起吃喝结小团体。

退休后，老石回到小镇居住，兼照顾年迈的父母。除了料理父母的起居，老石喜欢侍弄菜园，闲暇时间多了，他开始提起笔写文章，文字也频频见诸报端。小镇的人知道后，不叫他法官，改称其为作家。

写作之余，老石还迷上了练书法。过不久，写出的一手毛笔字已龙飞凤舞。

春节，老石张贴在自家大门上的春联是自拟自书的，笔走龙蛇，煞是好看。街坊看了都赞：“不愧是文化人。”自此，小镇上很多人家有喜事，都来找老石写几笔。老石来者不拒，摆出姿势认真书写，定要让他们乘兴而来满意而归。

老石的儿子在大学当教授，建议父亲把分散发表在各报刊的文章收集起来，结集出版。老石在儿子的帮助下，果真出版了三部作品集。出书后，老石送母校、送小镇的中小学，但凡喜欢看书的，他都有求必应。老石的家，出现最多的是索书者。

老石耐心细致照料父母，从无怨言。母亲在他的悉心照料下，无疾而终安详离去；父亲卧床多年，临终前，老泪纵横，对前来探望的人夸老石：“久病床前有孝子。”

父母去世，永失至爱。老石饱含深情，化悲痛为文字，一字一句给父母写下墓志铭。前来参加葬礼的亲友看了，无不感动落泪。

父母走后，老石仍居住在小镇。从此，又添一事，不仅给人写对联，偶有老人逝世，街坊邻里还喜欢请老石代写悼词或墓志铭。老石来者不拒，从不为难。也有逝者刚入土为安，生者便开始为遗产分配起争执的，老石一改在职时的“不近人情”，主动参与调停调解，化干戈为玉帛。老石返乡，小镇多年没有再发生因争夺遗产而对簿公堂的事。

从退休刚回小镇没人搭理，到如今小镇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与纠纷，大家都喜欢找老石来说理，老石俨然成了小镇的话事人。这不，就在去年，老石还荣登了市里的“好人榜”呢。

生活秀

出摊儿

□ 刘 胜

儿子上高一，住校，两周回来一趟。

这个周末本不是回来的日子，中午给他老妈打电话，说在学校待闷了，想回家住一晚上，保证第二天七点返校，不耽误学习。

那就回来吧，透透气也好。

傍晚去接。路上说，这次回来有个任务，答应了同学，给他们带九个煎饼果子、一个手抓饼。

“你哪儿是想家，是搞代购呢？”老妈说。

“不，不挣钱，多少钱买多少钱卖。”儿子说。

小区门口有两个卖煎饼果子的大姐，一个天津风味，酱香味；一个山东风味，偏甜口。

儿子更喜欢山东口味。但一早就要返校，哪儿有时间在小摊前面等半小时呢？

兜兜转转好半天，孩子妈拿到了煎饼果子大姐的微信号。先是留了句言，说想订明天早上的煎饼果子。

大姐打电话过来，不识字儿，你发语音！

于是说明原委，孩子要给同学带好吃的，九个煎饼果子，八个不放辣椒，一个少放辣椒，都不放葱花韭菜；另要一个手抓饼，酱香的。这十样东西，各放一根辣条。

大姐沉默了会儿，十秒钟后说，一共五十五块钱，辣条一根五毛，送孩子两根，收你五十四。

事儿办妥，准备睡觉。这会儿电闪雷鸣，雨哗哗下了起来。

“哎呀，这大姐明天还能出摊儿吗？”孩子妈说。

“能！”我告诉她。

早起一睁眼，雨还在下。

“哎呀，不知道大姐出摊儿不！”孩子妈说。

“肯定能，放心吧。”我说。

差五分钟就七点，我们赶到摊前。撑伞下车，大姐已经装好袋儿了，还另装了份儿凉皮，说送给孩子当早餐。

先送孩子上学，再送孩子妈上班。

孩子妈说，“你怎么笃定大姐会出摊儿？”

我给她讲了个故事。我上高中在镇上，离村五六十里地，个把月回家一趟，基本都是骑自行车。每次回来，家里都做很多烙馍让我带回去。早上去食堂打碗汤，泡着吃，能顶半个月。

“老家的烙馍好吃吗？”孩子妈问。

“好吃。就是硬，费牙。”我说。

家里就十来亩地，日子紧紧巴巴的。我上学又多了许多开销。爹娘就想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。我爹磨豆腐磨香油，干了好几年，也没挣什么钱。

我娘不识字，但烙馍做得好。她的理想是到附近的县城支个摊儿，卖烙馍卷土豆丝。

但她的理想终究没实现。直到今天提起来这事儿，还埋怨老爹不让她去城里卖烙馍卷菜。

我说，我妈要是去城里卖好吃的，生意一定很红火。做生意，只要有人买，她就会一直站在那儿，一张一张烙下去。

如果没人买，她也会在那儿等下去，守着摊儿，管它刮风下雨，管它风霜雨雪。

心香寄

橘 树

□ 成知燕

老家院角，静静地立着一棵橘树。

那是祖父在我出生那年亲手栽下的。他说，添丁进口是大事，要种棵树作纪念。选来选去，最终挑了这株橘树苗。“橘”谐音“吉”，寓意好。

小苗不过齐膝高，细弱的枝干在春风里微微颤动。橘苗努力地长着，冒出新叶，芽苞在晨光里绽开，只有米粒大，裹着一层细密的绒毛。

祖父喜欢搬张小板凳坐在院子里，看我趴在旁边的石桌上，握着铅笔描红。他的手格外稳，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地教：“横要平，竖要直……身体摆正！做人和写字道理一样，要端正。”说罢大手拍上我的背，没控制好力道，拍得我连连咳嗽。

过几年，枝叶长得密，把整个树干都遮了起来，院子里便有一簇绿荫，刚好够摆一张方桌、几把竹椅。傍晚时分，太阳沉落，暑气顺着晚风渐渐消散，祖父打扫干净石桌，摆上扑克、凉茶和瓜果，邻里们带着蒲扇来串门，熟稔地拉过椅子坐下。牌桌一铺开，祖父便来了兴致，和几位老友摸牌洗牌，吆喝说笑，格外热闹。

那时，小小的我喜欢爬上矮矮的树干，伸手去够没成熟的青橘子；玩累了，便凑在他身边捣乱，扒着桌沿看他出牌，偷偷把他的牌告诉别人。说多了，祖父自然就输了，他手里拽着个鸡毛掸子，追着我在院儿里跑。我嘿嘿笑着，朝他做鬼脸，他说我没有君子风范，不准我看他打牌了。可真到了下次，仍叫我给他端茶送水，这还能忍住不看？

变故发生在我高二那年。深秋橘子成熟时，祖父去医院，诊断出肺癌晚期。之后就是绵绵细长的冬天，寒风一吹，橘树的叶子落得更急，光秃秃的枝丫孤零零地伸向天空。

我坐在病床边，握着祖父干枯发凉的手，那双手，瘦得皮包骨。病床上的祖父，有时候意识混沌，声音微弱，唤我的名字；有时又有了精神，能和邻床病友聊上两句，发出笑声。

又一年，我高三毕业，离家去了广东上大学。广东的冬天是暖和的，校园里的树大多还绿着，草木葱茏。这一年，祖父与世长辞。我赶回家时，气温很低，已不太适应。彼时，小小的院子里塞满了人，记忆里伴着欢声笑语的橘树隐没在人群里。

祖父下葬那天，风呜呜地刮着，吹得人睁不开眼睛。身边是送别的亲人，祖父的墓碑是黑色的，我异常平静，没有流泪。

大人们好像从不用哭来解决问题，习惯用沉默来掩饰一切。我学着他们的样子，用这种方式对待长大以来第一次亲缘的失去。

好在，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、遗憾，还有藏在记忆深处的温暖，都挂在老家的院子里，橘树的枝丫上。

岁时记

绿豆糕如故

□ 陈 佳

小南风吹起，从南边来，带着湿润的水汽，吹过溪边的菖蒲，吹过院墙上紫红的端午锦，吹进八角重檐的天井。热气也慢慢蒸腾，属于端午的气息，摇摇摆摆地来了。

每个人的心中，都有难忘的故乡风物。我的端午美食记忆，除却粽子，还有一盘绿豆糕。

家乡老人常说，端午时节瘴疠之气旺盛，绿豆性寒味甘，吃绿豆糕，可清热解毒，降火消暑。成年后读《本草纲目》，里面也记载着“绿豆磨之为面，澄滤取粉，作饵炖糕，有解诸热，补益气，调五脏，安精神，厚肠胃之功”。家乡又是文风昌盛之地，人才辈出，“糕”与“高”同音，食糕亦有高中之意。

每年端午节前几天，祖母便开始忙碌起来。

绿豆是自家种的。用竹篮装上，带上筛子，到后山的泉眼一遍遍淘洗，去掉干瘪的豆子和杂质，剩下的粒粒饱满。把整篮绿豆放在泉水里浸泡，通常是放过夜。经过一个晚上的浸润，绿豆已经泡软发胀，再摊在竹篾里，放在日头下暴晒，去除水分。晒干的绿豆，用手一捻，皮就裂开了。

接着要磨粉。最早没有电磨，家家户户都用石磨。祖母推着磨盘，一圈一圈，不紧不慢，我则守在石磨旁看。绿豆在磨眼里一点点落下去，绿色的粉末从磨缝里簌簌地落下来，仿佛下了一场细细的绿雪。祖母边往磨眼里添绿豆，边念叨：豆子要磨碎了才成糕，人要磨过了才懂事。磨盘吱吱呀呀地响着，小猫小狗不时来凑趣，和着蝉鸣阵阵，成了童年的背景音。

筛除粗粉和未去净的豆皮，即得绿豆粉。接着还要炒粉——祖母在锅中将水煮开，放入绿豆粉，用长筷子不停地翻拌均匀，炒制成绿豆泥，随后还得加入豆沙、麻油、白糖、蜂蜜等不断搅拌。配糖的比例也极为讲究，豆沙弄得太碎则易散，粗了会影响口感，糖加多了就腻口，添少了则寡淡。这个过程最是熬人，那甜丝丝的香气一缕一缕地往鼻子里钻，我在边上打转，一遍遍地问：“好了没有？”祖母总是笑着用手点我的额头：“急什么，等凉了才好压模。”

放凉后，祖母将软糯的绿豆泥搓成圆球，用樟木模子按压出各种样式的花纹，有“福”字的，有如意纹的。压实后轻轻敲打模具两侧，朝下敲出绿豆糕。脱模成型后，色泽浅黄、质地均匀细腻的绿豆糕，就制作完成了。这时，我再也按捺不住，拈起一块就往嘴里送，豆沙的甘甜和绿豆的清香丝丝缕缕透出来，顺着嗓子滑下去。

那年月，日子过得紧巴，这一年中为数不多的甜就很是珍贵。祖母将绿豆糕码好，用牛皮纸包裹起来，再用麻绳扎好。端午前，父亲和叔父去岳家送节，这绿豆糕是“四色礼”之首。

岁月在绿豆糕的甜香中逝去。后来我到外地读书、工作，端午很少能赶回老家，已届九秩的祖母再也没有心力打制绿豆糕了。间或回去的几次，我特意从城里的蛋糕店买了绿豆糕，送给祖母品尝。

说起蛋糕店的绿豆糕，包装大多精美，种类也繁多，有流心的，有冰镇的，还有低糖的。没牙的祖母说，这绿豆糕软糯不腻，好吃。顿了顿，她又说，可我尝了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
或许是少了后山那清冽的泉水，少了石磨吱吱呀呀的声响，少了祖母那双布满皱纹却灵巧无比做糕的手，少了那个在边上一遍遍问“好了没有”的少年？

有些味道，终究是只有在家乡，在亲人身边，才能尝到。

市井志

卖菜夫妻

□ 苑广阔

AI图片。制图：钟秋兰

我家前面有个菜市场，规模不算很大，不过好在鸡鸭鱼肉、蔬菜水果、柴米油盐，应有尽有。附近的居民，多数都在这里解决生活需求。

搬到这里，我也成了这里的常客。

我发现，都是天天在菜市场卖菜的，但摊主们各有不同。有人热情似火，有人佛系十足；有人斤斤计较，有人懂得让利。各家的生意，也因此各有不同。

一对卖菜的老夫妻，就很特别——他们爱讲究。

两人60岁左右，老板娘说话快言快语，做事干净利落；男人则寡言木讷，多数时候都坐在一边沉默地剥豆子。剥了芸豆剥毛豆，剥了毛豆剥芸豆，永远剥不完的样子。

他们经营的蔬菜摊，不仅干净整洁，还对各种蔬菜进行了细致摆放：长短不一的藕，码得整整齐齐，摆成了一个近乎标准的长方体；贝贝南瓜，一个摞一个，摞成了好看的宝塔状；其他蔬菜也清洗得干干净净，头是头尾是尾，码放在泡沫箱上，整齐得像是准备接受检阅的士兵方阵。

最让人称奇的是他家售卖的南瓜花。菜市场卖南瓜花的不少，其他人的南瓜花，都是随便堆成一小堆，让客人随意挑选，而这夫妻俩的南瓜花，则是整齐地捆扎在一起，外面用南瓜叶包裹着，再用稻草仔细捆扎，摆放在盛满水的水桶里，像花店里卖的花束，绿叶黄花，煞是好看。

老板娘不仅把菜摆放得整整齐齐，而且还刻意进行了色彩搭配。

她把红苋菜和绿菠菜挨着摆放，又把青萝卜和红水萝卜摆在一起。这些时蔬挤挤挨挨，红绿青红搭配，视觉冲击力满满。

常在他们店买菜，熟悉了后，我跟老板娘打趣：“老板娘，你这是把菜当花卖啊。”

老板娘笑眯眯地：“这样摆放，自己看着舒服，客人看着也舒服嘛，反正守店也不忙，有的是时间摆弄。”

卖菜当然要允许客人挑菜，很多时候，老板娘摆放得整整齐齐的蔬菜，被买菜的顾客挑选时弄乱了，等客人一走，她又会重新把它们归置码放，等待下一位顾客。

夫妻俩为人和气，不缺斤短两，懂得让利，又爱讲究，摊位虽然不是菜市场里最好的，生意却一直红火。

哪怕不买菜，路过的人也会禁不住多看几眼。这几眼，就是心动的感觉吧。

檐下记

露营说

□ 曹嘉伟

在城里，一到夏天就觉得闷得慌。于是很多人都跑出家门，找块草地，搭个帐篷，在外露宿一晚——美其名曰：“露营。”

在古代，这不叫“露营”，叫“露宿”。《晋书》里头说“露宿草行”，说的是行军打仗，苦得很。现代人不是，现代人是寻快活——

挑个不远的去处，或是城郊的山坡，或者乡间的林地，有树，有草坪，有小溪。下午去的，太阳还高，热。先在树荫下歇着，等凉快了再搭帐篷。地钉砸下去，绳子拉紧，铺上防潮垫，扔两个睡袋，就算安了家。旁边还有别家的几顶帐篷，红的蓝的黄的，散落在草地上，像雨后冒出来的蘑菇。

做饭也有意思。带一个小气炉，一壶水，一包挂面，几个鸡蛋，还有一小瓶生抽。水开了下面，面熟了打鸡蛋，筷子搅散，倒生抽，没有碗，就着锅吃。一人一锅，蹲在草地上，吸溜吸溜的。面的味道一般，可是在野外吃，就觉得香。宋人杨万里有句诗：“莫言下岭便无难，赚得行人错喜欢。”爬山有爬山的难处，野炊有野炊的意趣。

夜里，有人点了篝火。我们凑过去，围着火坐。火不大，树枝在火中噼噼啪啪地响，火星子往上蹿，到半空就灭了。有人带了红薯，用锡纸包了埋在火堆底下。红薯熟了，扒出来，烫手，在两只手之间倒来倒去，剥开皮，黄澄澄的，又甜又糯。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”，古人也有围炉的，不过那是冬夜。我们这是夏夜，火是篝火，不取暖，为的是这份热闹。

火渐渐小了，人也散了。四周暗下来，黑得浓。没有城市的灯光污染，星星就显出来了。我认不出具体哪颗是什么星，只觉得好看。想起杜牧的《秋夕》：“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夏天没有秋凉，可是夜晚也有丝丝的凉意。躺下来，草扎着脖子，痒痒的，也不在意。虫声四起，蛐蛐、蝈蝈、纺织娘，还有叫不出名儿的，一声一声，像是商量好了，你歇了我来，我来了你歇，谁也不抢谁的。

睡不着。不远处有说话声，低低的，听不真切，应是另一顶帐篷里的人家在聊天。“绸缪束薪，三星在天。”忽然想起《诗经》里的句子，捆柴火，看星星，这是古人的夜。我们扎帐篷，也看星星，时代不同，心情一样。

待到天亮，太阳还没出来，东边的山头上有一抹红。有人已经起来了，在溪边洗脸。我也去，水真凉，激得人一哆嗦。回来煮了一锅粥，就着榨菜吃了。粥很稀，可是喝下去，浑身舒坦。

收帐篷的时候，把草地上的垃圾捡干净，用袋子装了带走。旁边一家也在收，小孩子帮着踩扁易拉罐，很认真。露营的人都懂得这个规矩：除了脚印，什么都别留下。这大概算是现代人的道法自然了。

“夜静星河出，耿耿辰与参。”回家的路上，想起唐人顾况的句子。星河是看了，辰与参没分清，可是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城里憋久了，出来住一宿，看看星星，听听虫鸣，吃一锅简面，心里就畅快了。

第24期 樟树下
电话：0791-86849235
本版邮箱：32028011@qq.com